

# 電影半路出家記

欧阳予倩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K825.7/129

# 电影半路出家记

欧阳予倩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4 北京



1026866

## 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欧阳予倩同志在解放前从事电影工作的回忆录，全书共分十四节，简明扼要地记述了作者二十多年来编写电影剧本、导演影片及参加其它电影活动的种种经历，提供了有关我国电影发展的某些真实、朴素的情况，可供电影工作者和电影爱好者阅读。

### 电影半路出家记

---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2 插页：6 字数：4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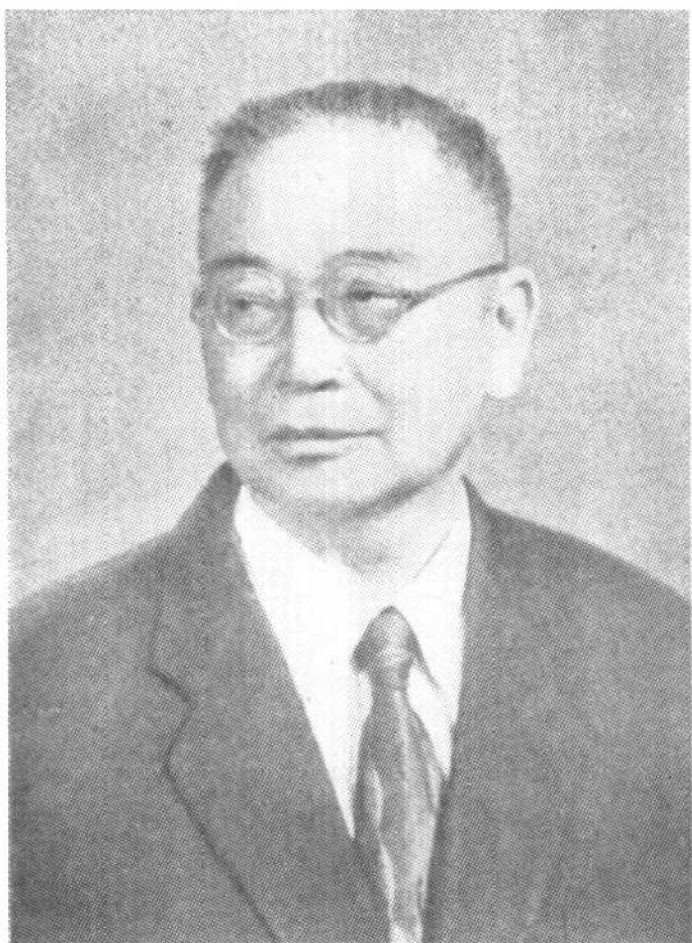
1962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1984年6月第2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5,501—10,500册

---

统一书号：8061·985

定价：0.39元



欧 阳 予 倩

(1961年摄)



欧 阳 子 倩  
(1926 年摄于上海)



欧阳予倩在影片《玉洁冰清》中扮演钱维德  
(1926 年民新影片公司出品)

欧阳予倩编导的影片《玉洁冰清》(1926 年民新影片公司出品, 演员张织云扮演孔素仙)



欧阳予倩在影片《天涯歌女》中  
扮演老画家陆沉余

張織雲



欧阳予倩编导的影片《天涯歌女》(1927年民新影片公司出品。演员李旦旦饰歌女李凌霄。图中背影为欧阳予倩扮演的老画家陆沉余)

欧阳予倩编剧的影片《三年以后》(1926年民新影片公司出品。演员许盈盈扮演何李氏)



欧阳予倩编导的影片《新桃花扇》(1934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 图中右起为胡萍、金焰、顾梦鹤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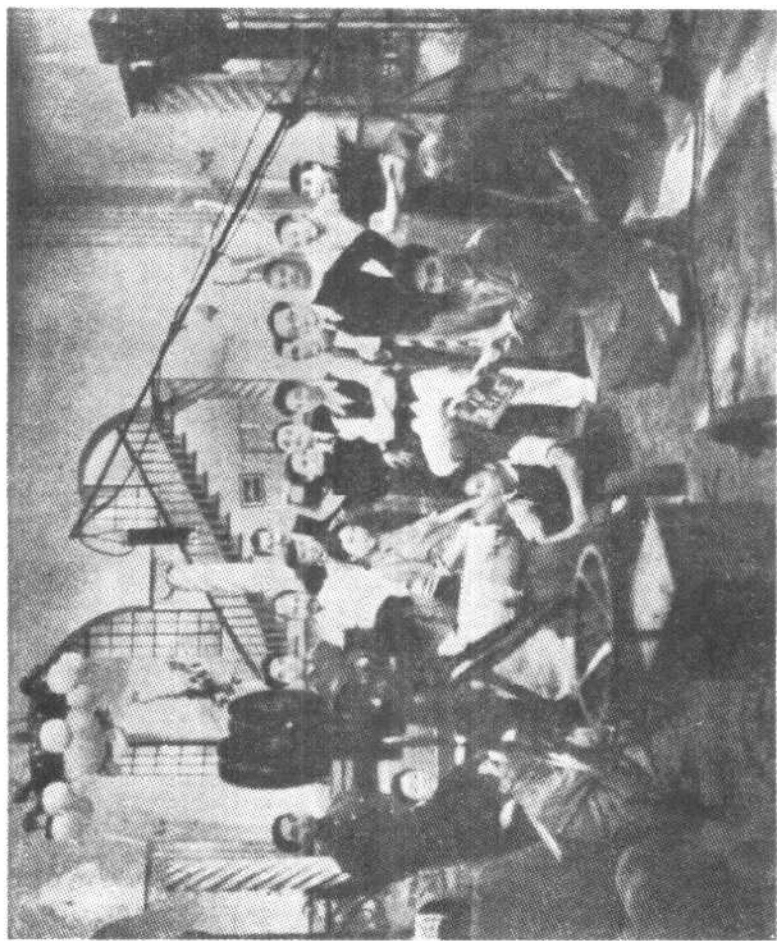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欧阳予倩编剧的影片《海棠红》(1936 年明星影片公司出品, 图中右坐者为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)



欧 阳 予 倩  
(1937 年在联华影业公司)



1937 年在华安公司导演影片《如此繁华》时的  
工作照(中立右起第一人为欧阳予倩)



欧 阳 予 倩

(1948 年在香港摄制《野火春风》影片时留影)

## 目 次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  | 小引                 | (1)  |
| 二  | 第一次学编电影剧本《玉洁冰清》    | (4)  |
| 三  | 《三年以后》第一次作电影导演     | (7)  |
| 四  | 想替被压迫者说句公平话的《天涯歌女》 | (10) |
| 五  | 希望电影成为教育工具         | (14) |
| 六  | 第一次拍有声影片《新桃花扇》     | (17) |
| 七  | 企图暴露封建家庭罪恶的《清明时节》  | (25) |
| 八  | 影片《小玲子》及其他         | (28) |
| 九  | 电影讽刺喜剧《如此繁华》的尝试    | (31) |
| 十  | 配合抗日战争宣传的《木兰从军》    | (36) |
| 十一 | 为什么编写《关不住的春光》      | (40) |
| 十二 | 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种种         | (45) |
| 十三 | 关于大光明影片公司和《野火春风》   | (50) |
| 十四 | 我最后导演的影片《恋爱之道》     | (54) |

1952.1.5

## 一 小 引

我学戏是半路出家，学电影也是半路出家，年轻胆大，对什么艺术都是兴趣很浓，又不怕碰钉子，抓起来就干，今天回想起来不免觉得自己好笑。

我离开南通州那年（1922年），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姓卢的，他们三兄弟在南通开了一家南通汽车公司，推销福特牌汽车，赚了点钱就又想搞电影，买了一架法国的摄影机，自己摇着好玩。公司里有一个小职员很爱唱青衣，常到后台来要跟我学戏，同时他就利用卢家那架摄影机学着拍电影，这就是以后做了电影导演的卜万苍。后来南通汽车公司停业了，他就和卢家几个兄弟回到上海，当了摄影师。不知道怎么他认识了黎民伟和李应生，便进了民新影片公司，当起导演来。

记得民新公司是在1925年冬天成立的，主持人是李应生和黎民伟，都是广东人，国民党员。他们经常表示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。据我了解，他们是比较接近邹鲁、刘震寰那些人的。现在看起来，他们是倾向于国民党右派的。那还正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他们从广东来，一般人对他们也就另眼相看。

黎民伟是个学生，演过文明戏的旦角，欢喜照相，学会了摇电影摄影机，有时为广东的军政府拍些纪录片。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纪录片就是他拍的，他很引为光荣。这部纪录片也就成了他在政治方面、艺术方面的资本。但这部影片现在的确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。

李应生在清朝末年是个革命斗士。1911年9月，他曾经在广

州炸死了清朝驻防将军凤山。他打听好了凤山出巡的路线，就在适当的地方租了一所房子，每天抱着他的小女儿——后来的电影演员，据说是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李旦旦——在晒台上走来走去。凤山出巡的那一天，人家看见李应生仍然照常抱着孩子站在晒台上。当凤山的轿子经过，只见他把“孩子”扔到街上，轰然一声，原来是一个炸弹爆炸了。一转眼他已经逃往香港了。据说孙中山对他深为嘉奖，就派他到法国去留学。回国后，他和黎民伟合作，在上海办了民新影片公司。他是个瘦瘦的、黑黑的、精明能干的、华侨型的人物，说一口流利的法国话，平常似乎老是沉默寡言，至少是不大欢喜长篇大套地说话。他大约是很会做生意，他在当时的法大马路开了一家珠宝店。法租界的工部局请他当特别巡捕的队长。特别巡捕就是从中国人当中选出的一些比较有财产、有地位的青壮年（大约都是老板和小老板之类），组织起来共同保护租界的。这些人都可以穿法国巡捕的制服，带枪。我就看见过李应生打扮成法国巡捕房头目的样子，带着枪摆来摆去。这大约也就是一种互相利用，不过我看着总有些不顺眼。

上海当时有许多影片公司象雨后春笋般长出来，拍的片子多半是乌烟瘴气。民新公司刚一成立，显然有清新之感。最初他们确是想拍些比较好的片子，兴起一番事业，可是这个公司的组织不够健全，形式是个企业组织，而实际上是两个朋友的家庭合作。两位老板、三位正式的老板奶奶——李应生的太太周淑芬，黎民伟的太太严珊珊和林楚楚——另外还有一位李应生最亲密的女朋友许盈盈女士。他们都是老板。李应生当经理，黎民伟事实上是副经理，可是要不分彼此，两个人都称为“监理”。李应生主要管经济和营业，黎民伟主要管制作和技术（等于现在厂长的职务）。林楚楚、许盈盈、严珊珊和李应生的女儿李旦旦都是演员。周淑芬据说是学医的，人人都叫她周医生，从来没有人听说叫她一声李太太。这位女士能说惯

道、自命不凡，一见，就感觉她是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的人。对文学艺术，她也好象很有兴趣，而且好象是个行家，照现在的话说，当时她在这个公司里头是抓创作的。拍起戏来，对几位太太、小姐的照顾，在分寸之间须得用一番心思来斟酌安排，也是不言而喻、理所当然的。许盈盈小姐是一个华侨的女儿，颇有钱财，据说她是结过婚再离婚，拿出一部分离婚费来加入民新公司的。她和李应生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引为知己，差不多是形影不离，使周医生经常感觉难堪。黎民伟有两位太太，当然也不能没有矛盾。这两家人家原来是好朋友，同住在一个院里，同经营一桩事业，本来很好，不料久而久之，就产生了矛盾，以至于散伙。主要的原因是彼此对共同的事业没有明确的认识。李应生只是把电影当生意做，高兴就干干，不高兴一撒手，就永远放弃了。黎民伟一直把拍电影当作他的终身事业，可是他的兴趣专在技术方面，对暗房工作埋头钻研，作为一个制片事业的领导者却不够条件。当时国民党的元老派有某些人对这个公司确曾寄予希望，但是他们从来提不出什么方针、任务和办法。这个公司对当时的编剧、导演、演员都没有建立起经常的关系。自从我和卜万苍离开了这个公司后，就只剩下了侯曜一个人任编导。主要的演员只剩他们家庭的几个，而能够有号召力的差不多只有林楚楚一个人了。作为一个大公司，应当说，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。

## 二 第一次学编电影剧本《玉洁冰清》

卜万苍介绍我进“民新”，一谈，他们就表示欢迎。后来听周医生说，他们曾经看见过我演戏，特别欢喜《黛玉葬花》，说我在台上就是林黛玉，因此听卜万苍一说，就相信我必能编剧。我的第一个剧本编的是《玉洁冰清》，那是在1926年春天。

《玉洁冰清》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：

钱维德，一个以重利盘剥为生的市侩，有个女儿名叫孟琪，有个小儿子名叫官保。钱维德的账房黄发渊有个儿子叫伯坚，和孟琪幼同里巷。孟琪很属意伯坚，可是伯坚受了当时新思想的影响，鄙薄钱维德，因此疏远了孟琪。及至伯坚大学毕业，钱维德要把孟琪嫁给他。黄发渊受宠若惊，但是伯坚坚决不要，几至父子决裂。

有个渔夫孔逢春，欠了钱维德的债，进城卖鱼，被钱家的收账人追逼，恰为伯坚所见，便和他的同学痛责收账人，解了孔逢春的围。

有一天，伯坚因为拒绝和孟琪的婚事，和父亲闹了一场，喝了几杯闷酒，骑自行车到郊外游散，不留神，摔倒，竟昏了过去。及至苏醒过来，却躺在一个破草房里，旁边坐着他在城里见过的那个渔夫。

孔逢春妻子早死，留下两个女儿——素仙和琼仙。伯坚爱上了素仙；素仙也对他有情。孔逢春因为阶级悬殊，禁止素仙和伯坚接近。伯坚的父亲也很生气，竟让钱维德逼迫孔逢春搬

走。伯坚和素仙就断了来往。

钱孟琪千方百计想使伯坚回心转意。伯坚写了部《中国经济史》，她暗中帮他出版，还把大部分书买下来，以增高伯坚的社会地位。同时趁她弟弟病死的机会，劝他父亲改业。可是伯坚对她始终没有感情。最后伯坚在苏州洞庭山和素仙相遇。素仙褴褛不堪，形同乞丐，因想念伯坚，以致神志失常。他们彼此都不相识了。忽然素仙狂笑投水，伯坚把她救起，才认出她是日夜所想念的人。而杨柳楼头夕阳西下，孟琪还在痴望着。

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当时蒙昧的阶级观念。不用说，我憎恨唯利是图的市侩，而对劳动人民表示着同情，可是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，所以表达主题不仅是软弱无力，而且是有些可笑，剧中的几个人物也不够真实。象钱维德那样的人是很多的，他看见钱就象苍蝇看到脓血一样，可是我说他听了他女儿孟琪不断的忠告，竟能改过迁善，这就不大可信。有的绿林好汉洗手不杀人，可是重利盘剥的商人要他不放高利贷可是绝无仅有。当时我以为作父亲的虽然狠毒，但他的儿女不一定和他一样。因此，我就设想市侩钱维德有一个比较善良的女儿孟琪，设想账房黄发渊就有一个比较进步的儿子伯坚。伯坚拼着他父亲决裂，坚持不娶孟琪，那是好的，可是他爱上渔家女素仙，这种例子可是很少。这完全是作者替他们拉拢撮合的。伯坚和素仙即使互相恋爱，这段姻缘也不会美满。首先孔逢春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少爷，即使他迫于无可如何，勉强点头，这一对也不会幸福——伯坚不可能离开家，脱离他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。素仙如果嫁到黄家，那也就一入侯门变成个被人歧视的少奶奶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故事的安排，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少可能性的。当时我只觉得阶级的界限应当打破，也认为对压迫人的势力应当坚决反抗，但由于阶级意识不明确，只表现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，就显得这个作品软弱无力。尽管在

当时有人觉得剧本还是比较好的，但也不过表明我在写作上没有跟着一些人胡闹罢了。

这个戏的主角黄伯坚是由龚稼农扮演的。当时我想找高百岁来扮演，可是万苍坚持要龚稼农。女主角饰孟琪的是林楚楚。张织云饰素仙。她们谁是头牌谁是二牌，费了不少周折。林楚楚是老板娘，也长得漂亮；张织云和她工力悉敌。那时万苍正同张织云闹恋爱，更多地照顾织云，这也好象是理所当然。这样的矛盾在过去的电影界视同家常便饭，所以我坚决主张导演不应该同女演员闹恋爱。张织云一面排戏，一面和万苍闹个不休，到苏州洞庭山去拍外景时，张织云拉着我到一棵树下，眼泪满眶地对我诉说万苍待她如何如何不好。抱歉得很，我一直没闹清她说些什么，但是戏就只好停下不拍。

那时拍外景是当作一桩好玩的事。我们住在洞庭山一家人家里，每天吃着新鲜鱼虾，还有各种外国酒和糖果。为着拍素仙投水一场，全体出动，大家一哄都跳到太湖里去游泳，我也下去了。张织云光着脚、穿着旗袍跌在水里，连看拍戏的人都一同拍手大笑了。但是那天戏并没有拍成。

市侩钱维德这个角色，万苍一定要我演。而演这样的角色，我生平也只有这一次。我曾经到银号里去观察过好几个掌柜的，模仿了他们一些动作，据说还演得不错。

我渐渐地学到了一些摄影场的知识，也经常到暗房去看洗片、印片，并学习剪接，往往搞到深夜。《玉洁冰清》拍完，我算是上了电影的第一课。